米哈：文字帶給我的熱情源於發問



○米哈 記者胡茜 攝

「米哈」是一個偶然的、誤打誤撞的筆名，他本人形容這個筆名為「錯錯地，錯在有點太可愛了」，但「錯了也就錯下去」，因為「就像藝術一樣，沒有正確答案，也沒有終點」。新書《我似乎開始明白藝術是怎麼一回事》，其實是借用了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阿臨終前的一句話：「我似乎終於開始明白繪畫是怎麼一回事了。」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

●書中內頁 香港三聯書店供圖

「雷諾阿，一位已經如此熟悉藝術、完全掌握繪畫技藝的人，為什麼臨終的時候，會說出這樣一番話？我認為存在兩種可能性，一是他真的走到生命盡頭，仍然不斷看見全新的視角；第二，這是一種謙卑。但落到我自己身上，我會想到，藝術永遠沒有辦法帶給我們『終於』和絕對的肯定。所以『似乎』跟『開始』，才是最適合建立我們和藝術之間聯繫的詞彙。」米哈說。

「藝術是最高形式的希望」

由虛構敘事轉向藝術思辨的書寫，於米哈而言，並非突如其來的頓悟，而是經年發問所得的一個屬於自己的「主觀答案」。藝術是什麼？人們總慣性以為必然滿是專業術語、流派考據，自帶疏離的學術氣息。米哈卻依舊承襲自己擅長敘事的筆力，以故事化的隨筆文體鋪陳藝術史脈絡。「喜愛鑽研理論的人終究只是小眾，大概只有研究圈層才會對此抱有熱忱。」米哈書寫此書，意在拆除藝術高高在上的圍牆，寫給那些始終覺得藝術遙不可及、專屬於少數人的普通讀者。書的開篇便拋出命題——「藝術是最高形式的希望」，整本書的行文，便是圍繞這一句話展開層層探詢，既不急於證實，也不貿然推翻，只把思索的過程完整交付給讀者。

全書以印象派為起點，順延至波普藝術，借不同藝術家的人生際遇，反覆叩問一個核心命題：藝術之於尋常個體，究竟具備何種價值，能夠給予我們怎樣的精神啟發？離開學院體系，選擇面向更廣闊的普通讀者之後，他便確立了自身的寫作立場：「理論是用來幫助我理解世界的工具，而非我拿來向大多數人宣講的材料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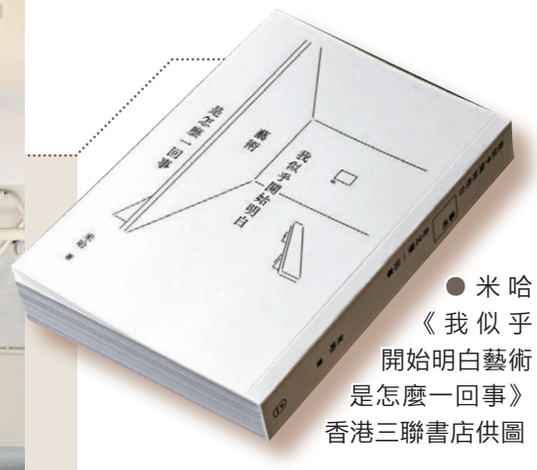
米哈並非生來便思辨、疏離、觀望，他曾經從一個商科生的角度開始，藉由哲學作為跳板，走向屬於自己的藝術萬花筒，他認為哲學是思考最基礎單位的學問。「所以談論藝術，我離不開美學。但美學有終極追問的同時，又一定會被文化、社會影響，不同時代對美的看法完全不一樣。我的很多發問，都是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。」他說。

這份好奇，也令他刻意訓練自己跳出固有認知濾鏡。知識固然予人視野，卻也容易帶來先入為主的偏見。「當你擁有一定知識之後，很容易戴上濾鏡。所以我會刻意去看一些大家乃至我自己都覺得『醜』的作品。」米哈解釋自己的閱讀觀看習慣，「當藝術館裏眾人交口稱讚一幅畫作，我內心卻生出排斥之感，這種落差，恰恰是思考的起點。這個落差從何而來？是我未能讀懂創作者的心境？還是作品本意就是要製造衝撞？藝術本就不必一味追求美感，它可以用來衝擊思考。」

但他並不急於追逐答案，反而珍視問題本身帶來的思考過程。在他看來，學者的使命不在於手握全部真理，而在於持續提出有重量的疑問。「文學帶給我的熱情，根源就在於發問。提問，就是我的好奇。」即便站在講台之上，手握評分評判的權力，他也堅守這套以發問為本的準則。「老師不是提供標準答案的人。」

藝術是一面鏡子 照見我們自己

「藝術最重要的功用之一，便是充當一面鏡子。」米哈闡釋道，「當我們閱讀文學作品，觀賞戲劇，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故事之中的人物，亦是潛藏於故事背後的自我。角色的彷徨，喚醒我們自身曾經歷過的彷徨；人物的遺憾，叩問我們心底封存的遺憾。借由他人的境遇，藝術幫助我們重新審視自身。」他並不認同藝術必須背負教化訓誡的使命。「不必將藝術當作教科書，強求它輸出大道理。藝術固然可以具備批判與反思的力量，但首要的，它能夠完成共情。它令你看見另一種人生，理解與你全然相異的靈魂。理解不等於認同，卻至少打破個體自身的狹隘。」米哈說道。



●米哈《我似乎開始明白藝術是怎麼一回事》香港三聯書店供圖

藝術是曖昧的、流動的，審美判斷往往裹挾時代與社會的烙印，不存在永恒不變的標準答案。「印象派剛剛問世之時，在彼時的巴黎沙龍之中，是被視作醜陋的存在，遭到展覽的拒斥，最後卻成為現代藝術的開端。美與不美，舒適或是牴觸，背後常常存在文化與時代的時差。」米哈說道。他與自己的名字、作品、輸出都有或主觀或客觀的「時差」，但誰說藝術的美，不來自這種時差呢？

「主觀和客觀，不是可以一刀切的東西。我們永遠遊走在主觀與客觀兩者之間。我們試圖去理解客觀，同時保存主觀感受，無數人的主觀，又會堆疊形成社會現實。做創作，要相信自己的主觀，你的主觀，本身也構成現實的一部分。客觀本身，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神話。」

從教室到公眾視野 影響更多的人

米哈提出自己的一個想法：「我很希望將很多人匯聚到一個地方，大家不用交流，就坐在一起讀書，甚至並非一個讀書會，而是在公共空間裏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。」這想法很難理解，但結合他的個性便容易起來，「人是需要回歸這種寧靜的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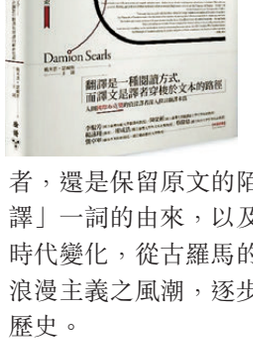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身上，便有一些「寧靜的喧囂」、「沉默的傾訴」、「快樂的悲傷」，這種相對矛盾的詞語是很容易放到他身上的，他有能力讓這種矛盾合理起來。因為米哈就是充滿着不確定性，沒有標準答案，他的藝術也是不具侵略性的。「藝術不是逃避現實的桃花源。讀完一本書，看完一場演出，並不能幫我們躲開生活的磨難。但它可以拓寬你的精神邊界。經過藝術浸潤，回到現實，你看待人事的眼光會變得更加寬厚。明白人性複雜，善惡悲歡互相糾纏，不會簡單粗暴評判別人。」他說。

從教室走到展覽、電台、講座，他想要更多的「參照」，這個過程本身讓他高興，「做創作，輸出的過程本身已經讓人感到快樂。就算之後收到負面反饋，輸出的當下，我已經享受到過程。我看重的不是事後的掌聲與反饋。」

書介

蘇軾的有限與不朽：詩歌裏的「自然」之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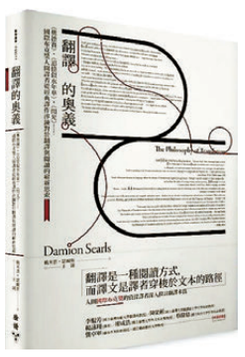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楊治宜
出版：聯經



蘇軾為何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喜愛、最具影響力的文人？他跨越時代的魅力不僅在於詩詞文章的成就，更在於他如何面對人生的無常與限制，將困境轉化為創造的力量。本書以蘇軾為核心，重新思考中國古典文學中重要的美學命題「自然」。作者融合西方宗教、哲學與思想史視野，指出「自然」與「人為」並非可以輕易消弭的對立，而是人始終必須面對的生命界線。正因人對自然與完美的追尋永遠無法真正抵達，文學創作才得以展現超越有限生命的可能。

翻譯的奧義

作者：戴米恩・瑟爾斯
譯者：王翎
出版：臉譜



於2023年以翻譯庸・佛瑟（Jon Fosse）《七部曲》（Septology）入圍國際布克獎短名單的翻譯家戴米恩・瑟爾斯，累積翻譯逾六十部作品，並在無數次翻譯的經驗中，慢慢摸索出自己對「翻譯」的理解。在本書中，瑟爾斯從譯文究竟應該貼近讀者，還是保留原文的陌生感談起，進而追溯「翻譯」一詞的由來，以及人們對翻譯的想像如何隨時代變化，從古羅馬的政權更替到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之風潮，逐步帶領讀者重新梳理翻譯的歷史。

你能破案嗎？極樂之花謀殺案

作者：安東尼・強斯頓
譯者：朱崇旻
出版：時報



「極樂之境」度假療養中心位於英國鄉村的一處莊園。一名房地產商人從陽台墜落，陳屍庭院，死者口中含着一朵玫瑰。兇手可能就藏在極樂之境的員工和客人之中。你將化身偵探，展開互動解謎遊戲。故事分成許多節，每一節都有編號。書中亦內附探案筆記紙，你需要仔細留意故事文字，決定要執行哪一個行動。走完整個故事後，會有分數計算，看看自己是達到哪種等級的偵探，還可跟推理同好一同較量！不管成功或失敗，你都大可再玩一次。重新回到開頭，做不同的選擇，可能就會看見不同的結局。

怪咖人類學

作者：眠眠
出版：日出出版



在真實而平淡的世界背後，有着許多無人知曉、刺激恐怖的離奇事件，作者眠眠以人類學為框架，透過各種史料證據與五大學科冷知識，拼湊跨越時空的線索，滿足人類永無止盡的好奇心。每則故事都超乎想像又令人欲罷不能，在作者如導演般的引導下，這些精彩絕倫、光怪陸離的暗黑史將一幕幕還原！讓人如同身臨其境般體驗各個事件的來龍去脈，除了驚嘆和感慨，更能領略科學無所不在的魅力。

生命機器粒線體

作者：達莉雅・莫克利–羅森、伊曼紐・羅森
譯者：張嘉倫
出版：悅知文化



健康的粒線體，等於健康的細胞；而細胞健康，正是大腦、器官與身心健康的基石。許多看似毫無關聯的現代病症，包括：阿茲海默症、第二型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癌症、憂鬱症、自閉症、慢性疲勞與不孕症等，其實都與粒線體的狀態息息相關。本書由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頂尖科學家及其作家丈夫共同撰寫，是市面上第一本深入淺出、全面解析粒線體的科普書。書中巧妙融合最前沿的科研成果、專家觀點、真實故事與實用建議，更提供一套可於日常生活實踐的保健方法，幫助讀者重啟自體潛能，打造最強的身心狀態。

《觀止》：為觀眾與劇作建一道審美橋樑

書評

●文：韓浩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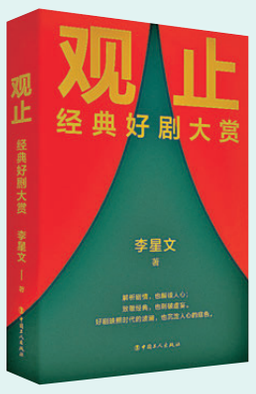
《觀止：經典好劇大賞》是一本評論集，書店上架建議為「影視評論」，內容實則為電視劇評論。作者李星文是著名劇評人，專攻電視劇評論二十餘載，此前已出版《戲精：當代觀劇指南》《劇透：國劇片場秘事》，與新近出版的《觀止》，共同構成了「國劇觀察三部曲」。

電視劇作為文娛產品的一大門類，每年產出量大，播放集數（次數）多，觀眾覆蓋面廣，但電視劇評價體系的建設與完善程度，要弱於電影不少。尤其是那些上接行業與創作群體、下連普通觀眾審美的電視劇評論，無論在作者隊伍方面，還是在評價的全面性與持續性方面，都難以令人滿意。李星文「國劇觀察三部曲」的完成，是對當代電視劇的一次集中盤點，是在系統化、理論化前提下，以通俗易懂的語言，在觀眾與國產電視劇之間建立了一道審美橋樑。

《觀止》的評價對象，是過去12年來國產電視劇湧現出的50部精品劇，涵蓋了《太平年》《大江大河》《覺醒年代》《繁花》《老酒館》《人民的名義》《漫長的季節》《狂飆》《人世間》《風箏》等諸多觀眾耳熟能詳的作品。李星文在該書序言中表示，這12年來，國產劇「經歷了疫情阻遏、資金流失、市場深度回調的過程。由作品到觀眾，可以窺見豐富的社會光譜和人心流變。」但在通讀本書內容時，卻不見行業壓力和時代變遷帶給電視劇的創作影響，那一串彷彿自帶光芒的劇集名字，仍然在展示着長劇的榮光，顯現着長劇作為深度創作所擁有的魅力。

作為電視劇愛好者以及長期觀察者，我在閱讀《觀止》時，由衷地產生一種親近感和在場感。親近感的由來，源自書中以劇評方式所推薦的電視劇，大多數我曾一集一集地追看過，那些劇曾陪伴過我無數個白天與夜晚，此外，傳統媒體人出身的李星文，在立論的扎實與行文的嚴謹方面，也為讀者提供了完全可以信任的角度與觀點；在場感的由來，則是因為本書收錄的電視劇目，對不同時期與年代的反映，擁有強烈的代入感，無論是充滿轉折與新生的時期，還是「換擋加速」的年代，劇作所講述的故事，所刻畫的歷史進程，我都有所了解甚至曾參與其中，這些劇帶來的觀感，令人蕩氣迴腸、感慨萬千，且均發自肺腑。

「電視劇能寫思想史嗎？能寫思潮的流變嗎？能寫社會的內在變革嗎？看這幾年的劇目，似乎是不能的」，在《新文化群像與救國者的浩然之氣》一文中，李星文先是提出了這樣的疑問，旋即以《覺醒年代》為例，指出該劇打破了電視劇創作依賴大數據、都市青年趣味、追求感官愉悅的不良慣性，體現出了「不為浮雲遮望眼的文化和藝術自信」。在這十餘年的國產劇創作中，《覺醒年代》橫空出世，的確有激濁揚清的作用，它點燃了年輕人對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熱情，也讓年輕人對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有了感性而又具體的發現。它讓年輕人身上某種沉睡的基因，在這部劇中被激活了，通過這部劇，他們真切地看到了先輩們的面孔與身影，並且意識到了自身與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繫，這種發現使他們感到激動。



《觀止》
作者：李星文
出版社：中國工人出版社

帶着問題意識，融合作品分析與現實觀察，給出建設性意見——這是《觀止》鮮明的寫作特點。這樣的寫作方式，與長劇所特有的開闊、激盪、深度等特質是匹配的，它超越了「觀劇指南」的單一定位，起到了倡導「深閱讀」的功用。的確，在短視頻、短劇佔領大量用戶時間的狀況下，觀看長篇電視劇，需要拿出時間、付出耐心、進入情境、啟迪思考，這原本就是「深閱讀」的重要特徵。過去，看劇常被視作消遣，而在當下，能完整看完一部長劇，越來越考驗觀眾的專注度與耐心，這也倒逼創作者必須拿出更優質的內容，留住忠實觀眾群，吸引年輕人的關注。

在《觀止》一書中，並未過多着墨於短視頻時代長劇的生存焦慮，李星文以專業、敬業的態度，為中國電視劇寫史立傳。這本書讀完，使人相信電視劇的地位無可取代，精品長劇仍然會長久陪伴觀眾度過漫長歲月。